



东台西溪杯 “盐城故事”创作大赛



郑板桥和盐城的那些事

祖籍苏州、出生兴化、外任范滩，上学教书、赶考做官、写字卖画……乍一看，“扬州八怪”郑板桥的人生轨迹，似乎与盐城八竿子也打不着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诸位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智斗“大盐商”

乾隆十一年(1746)，郑板桥任山东潍县县令。一天，当地一个很有头面的大盐商，将一名小盐贩扭送到县衙，要求板桥老爷对他给予严惩。板桥一看，小盐贩衣衫褴褛，说着一口他外家盐城一带的方言，当下面便明白了七八分，心想：肯定是这个本地大盐商在欺负外地的小盐民。于是，板桥对盐商说：“本官认为，与其责打他，莫若让他戴着枷锁游街示众，你看如何？”盐店老板一听，喜出望外，满口答应。板桥大喝一声：“来人，用刑！”只见差役取来一副芦苇做的枷锁，高八尺，阔一丈，芦席上还有县官老爷郑板桥刻意画上去的十几幅兰草，前面有一圆形小孔，责令小盐贩钻进去，几名衙役将其抬到大老板的盐店门口，示众一周。

一时间，盐店门口热闹非凡，围观者络绎不绝，将盐店挤得水泄不通，接连两天做不了生意。大盐商本来还颇为得意，心想哪一个当官的不想攀附有钱人呢？直到此时方才感到不大对劲。到了第三天，他再也熬不下去了，赶紧跑到县衙，请求板桥大人放了被告。而板桥这时却端起了架子：“犯人”刑期未满，不是说放就放的。给你一个面子也可以，但要拿银子来赎，每天二十五两，四天一百两。事后，板桥将罚来的银子全部拿给小盐贩，算作这几天的误工补偿。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

情系“三女子”

“板桥文学性分，得外家气居多”。板桥生母汪氏，系大丰小海名士汪翊文之女。“麻丫头”(板桥小名)自小就是个“夜哭郎”，母亲汪氏整夜不得休息，常常是好不容易将孩子哄睡了，自己又是一阵连着一阵地咳喘。板桥3岁时的一天深夜，母亲已经病重临危，听到儿子嘶声啼哭，仍挣扎着起来照顾小板桥，这成了板桥心中永远的痛。“我生三岁我母无，叮咛难割襁中孤。登床索乳抱母卧，不知母歿还相呼！”在30岁时所作的《七歌》之二中，板桥还痛苦地描述这刻骨铭心的一幕。

这边板桥年幼丧母，那边外祖父汪老先生也失去了他独生女儿，这个博学多才的隐士，从此对板桥格外疼爱，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唯一的骨血——板桥身上，悉心指导外孙的诗词歌赋，板桥也三朝两日地往外家跑，气质、学养深得外祖父的熏陶和影响。直至40岁中举时，不幸身患

大疮，稍一动弹，浑身又疼又痒，痛苦无比，出于对外家的依赖，板桥又一次选择来外祖父家疗毒养病，大丰“郑板桥生活馆”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与介绍。

生母病逝两年多，板桥父亲续娶郝氏。机缘巧合的是，继母郝氏也是盐城人，老家在盐都郝家庄，和板桥父亲组合后，自己未再生育，对天资聪颖、乖巧伶俐的小板桥视如己出，当心头肉呵护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板桥14岁时，这位慈爱的继母又因病撒手人寰。

郑板桥的一生中，至少有三个盐城女子让他印象深刻、魂牵梦萦，除了生母汪氏、继母郝氏，还有一位王一姐。这个王一姐，是板桥继母郝氏姐妹嫁给当地王姓所生，古时候叫“中表姻亲”。年少时，板桥常常跟随继母到盐城郝家庄去，与舅父郝振高一起，到当地的净土庵，师从郝家族人郝梅岩读书学习。这期间，板桥经常与王一姐朝夕相伴，吟诗作文，读书绘画，板桥虽然其貌不扬，但才学过人，深得王一姐芳心，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，从此开始了懵懵懂懂的初恋生活。继母去世后，郑板桥去郝家庄的机会少了，一对少年难得见上一面，即使偶尔相逢，也是咫尺之间，欲语还羞，最终各自成家，劳燕分飞。这段恋情，让板桥终生难忘。“不见也相思苦，便见也相思苦。半句也何曾吐，一字也何曾吐！”一首《酷相思·本意》，将板桥的相思、苦涩与无奈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好吃“不要命”

辞去了十年的县令，带着三头毛驴，驮着两箱书卷，跟着一名书童，一路南下。进入苏北里下河之后，换乘一叶扁舟，观湖赏景，写字作画。在盐城大纵湖北宋庄偶遇宋姓富绅，被聘为私塾先生，在龙兴寺厢房授徒，历时三年之久。

相传，设馆教书期间，有一个宋氏家族的学生家长非常好客，经常邀请板桥来家里做客，但实在是太穷了，每次只能用小葱拌豆腐招待板桥，主人因家里寒酸很是过意不去，一直不停地赔礼打招呼。板桥老师安慰说：“我最喜欢小葱拌豆腐了，小葱拌豆腐就是我的命。”一次，板桥又答应来这个学生家吃饭，可早已过了饭点，家长伸长脖子望眼欲穿，怎么也看不到板桥的影子。这时，孩子跑过来，老师在村西二狗家呢。原来，二狗家的大黄狗不知咋的突然死了，这天中午吃的是红烧狗肉。学生家长跑过去小声说，今天做了老师最喜欢的小葱拌豆腐。板桥一边大快朵颐，一边说：“有了狗肉，我就不要命了！”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无从查考，但板桥痴迷狗肉却是不争的事实，要不一向傲视权贵、绝顶聪明的郑板桥，怎会被大盐商用“狗肉计”骗去字画呢？

盐城故事

市区宋本竞

盐城临海，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区，水网密布，水多桥多。在市区，登瀛桥可是盐城的象征与标志。

登瀛，是一座桥的名字，也是一个人的姓名。

相传清初盐城有两个叫“登瀛”的人，一个叫李登瀛，一个叫沈登瀛。这两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可是家境不同。李登瀛有万贯家财，应有尽有。沈登瀛穷困潦倒，吃了上顿愁下顿。有一天晚上，沈登瀛到城隍庙“宿斋”。半夜时分，城隍老爷见沈登瀛睡在大殿上，就与他在梦中谈起话来。

沈登瀛说：“我和李登瀛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为什么他富我穷？”

城隍老爷回答他：“李登瀛发财没大寿，又无后代。你现在虽穷，将来有大寿，而且儿孙满堂。你是要发财，还是要大寿呢？”

沈登瀛想了一下说：“我穷够了，要发财。”城隍老爷点点头说：“那好，我就让你发财吧，可就没有大寿了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沈登瀛回到家中，此时老婆已病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。就在这时，忽听门外“笃笃”的响声，沈登瀛推门一看，只见一个老和尚背着一个大包袱，敲着木鱼在他门前化缘。沈登瀛说：“你这个老和尚，我家穷得叮当响，连抓药的钱都没有，你还来化缘？”老和尚笑笑说：“我可以治好你家娘子的病，不要钱。”沈登瀛听后很高兴并请老和尚进屋。

老和尚端着水碗，捧着药丸，走进房里，去替病人看病。才进房门口就听见“轰”的一声响，老和尚往地上一倒，娘子一惊，往起一坐，一点病也没有了。

夫妻两人急忙去拉老和尚，哪里拉得动啊，再把衣服解开一看，“啊！”是个“金和尚”。夫妻俩傻了眼，再到堂屋把包袱解下来一看，里面全是金银财宝、珍珠玛瑙，连那个大木鱼也是金的。看到眼前一切，沈登瀛想，可能是城隍老爷说的话显灵了，让我发财。

沈登瀛真的发财了，而且陡发万金，富甲一方，成为盐城北郊新兴镇上的一名大财主，但他

忘不了城隍老爷说的话，说他有了财，寿就不大了，36岁那年某天就要死的。仔细一想人生在世，吃玩二字，何不趁有钱的时候买条船到江南一带游玩，就是死了也不后悔。清同治六年(1867)春天，他乘船到西门串场河渡船口时，忽见天空乌云遮日，刮起一阵狂风，驶在河中心的渡船突然被刮翻了，渡船上十几个男女都掉入河中，被河水冲进旋涡里淹死了，沈登瀛见此惨状十分悲伤。他听说以前这里也翻沉过几次船，死了好多人。心想如果这个地方有座桥，这些人是不会死的。我现在有这么多钱，为何不做好事啊！于是决定先建桥，然后再去杭州玩。半个月之后，沈登瀛拿出一笔金银送给盐城地方名流董事，委托他们在西门渡船口(也称新官河)建造一座大木桥。

一年之后桥造好了，沈登瀛这才把家务交给管家代理，带上妻子儿女乘船出去玩。船开到苏州一带，看到不少江北人因发大水逃到苏州谋生。成千上万的饥民有的要饭，有的没有衣服穿，沈登瀛就用自己的钱在苏州买粮放粮，一连放了几个月，到第二年开春，饥民们回家种田，他才开船到杭州去。游遍了苏州、杭州之后回到家中，他想到自己的寿限到了，便将寿衣穿好，可还是精神抖擞死不了。想来想去，这天晚上他又到城隍庙“宿斋”，并对城隍老爷说：“你早说我该今天死，我不是还活着吗？你不是拿我开心吗？”城隍老爷说：“你现在死不了，因为你做了两桩好事：一是造桥，二是放粮解救灾民，积了阴德，就该添福加寿。如今赐你儿孙满堂，长命百岁。”据说沈登瀛活到85岁，无疾而终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盐城百姓为感谢沈登瀛独资造桥的善举，就将这桥冠名为“登瀛桥”。

斗转星移，城市在发展中不断向前跨越。如今登瀛桥已成为盐城市区标志性建筑之一。一到晚间，绚丽多彩的灯光使人神怡，呈现出一派现代化的“登瀛晚眺”美如画的夜景，为盐城崭新的人文景观又增添了一大亮色。